

道與理

錢 穆

中國人言道，又言理，俗又道理連言。道屬和合，理屬分別。和合中必應有分別，分別中亦應有和合。此乃中國人文大道之所在。實則人文之文，亦即文理之理也。

子貢有言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文章乃指凡屬人事、政治、社會、家庭、個人一切措施之明白可見者，此屬人生之陽面。性與天道，則屬人生之陰面，爲人生百行之大本大源所在，而晦藏難知。故孔子避不詳論。而孔子之言文章，則莫不本源於此，而融爲一體。孔子思想之偉大深厚，則正在此。

孔子既歿，墨翟繼起，主兼愛，尙天志，即言及天道。莊周又繼起，其言天道則更廣大，更深微，較墨翟爲遠勝。儒家有孟荀，分主性善性惡，則競言性。易傳與中庸繼起，采道家言，歸諸儒學，而後性與天道乃爲後儒所必言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已兼性與天道而一言之。然就思想慣例，又必問一陰一陽以前，宇宙爲況如何？此則無可名狀，無可言說。易傳乃言陰陽之前有太極。太極何所指，則出名狀言說之外，故曰「太極實無極」。此乃限於人類之語言文字，而姑舉以爲說。

宋儒周濂溪太極圖說，乃言「無極而太極。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則生陰，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」。此亦限於語言文字而爲此言。一氣之內，有動有靜，有陰有陽。本無有純動之陽，亦無純靜之陰。乃陰陽動靜，混合成氣，融爲一體。如白晝是陽，但不能謂無陰。黑夜是陰，但不能謂無陽。只是分數不同，故不得謂有純動而無靜，亦不得謂有純靜而無動。動靜實亦一體。猶如生即有死，死即有生。亦不得謂有純生而無死，有純死而無生。應是一並存之變，而非一由此至彼之變，故曰太極即陰陽，陰陽即太極也。

朱子之理氣論，承濂溪來。故曰理即太極，太極即理。一氣中兼存有陰陽，即有分理可言。然不得謂氣外別有理。然依人類思想慣例，又必追問氣從何來，則不得不謂氣從理來。實則理非一物，則是一空一無，此則如老子之言無生有。然

謂無生有，又與人類思想慣例有難言。故濂溪通書依中庸改言誠，而朱子又改言理，則更較妥適。此皆限於人類之語言文字，所不得不然也。

近代科學家又言大氣層之上爲真空。其果爲一真空乎？此恐仍是人類語言文字之所限，而姑以名之曰真空而已。若以中國傳統語說之，則大氣層應屬陽面，太空層應屬陰面，實仍是一陰一陽之融爲一體。而在此一體之內，有此陰陽之並存而已。是則仍無害於朱子之言理字。

依近代天文學言，宇宙究爲有際限，抑無際限？若謂有際限，則此際限之外，又何境況？若謂無際限，則依人類思想慣例，又若無際限之外終該有際限，此皆人類語言文字必會生出此等問題，而終必苦於難解答。孔子曰：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故知中必涵有不知，而不知之中亦必涵有知。此亦一陰一陽之融爲一體。而凡成一體，則又必涵有陰陽之兩面。若偏舉一面言，斯必失之矣。中國傳統思想之偉大深厚處，則在其必兼天人內外，死生人我，而一言之。此皆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。

宋史於周濂溪以下創立道學傳，以別出於儒林傳。後世史家或譏之。其實周張二程以下之爲學，確與漢唐以來儒林有不同，別立道學之名，亦未爲非。南宋朱子起，融會周張二程，而集其大成，乃有濂洛關閩之稱。而朱子之學，主要在發明一理字。陸王與朱子啓爭議，亦在此理字上。亦可謂孔孟主言道，宋明儒主言理，則改道學稱理學，似更恰切。

孔孟言道，主言仁。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。」故朱子以仁爲心之德。孟子又言：「仁者，愛人。」但子女之孝，畢竟與父母之慈有不同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同是愛，而其厚薄深淺分數有不同。故朱子又以仁爲愛之理。此理字，即指其道之分數不同言。故朱子言理，必兼心與事內外合言之。若心不接事，則此理亦不見。朱子言心屬氣，事亦屬氣，事理則在氣之中，非外於氣而別有理。其義如此。

人心有愛，必有惡。愛惡若在正反兩面，實則通爲一體。應先有愛，乃有惡。不得謂先有惡，乃有愛。喜怒哀樂亦然。先有喜，乃有怒。先有樂，乃有哀。孟子性善論之勝於荀子性惡者，亦在此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愛與樂與喜，應屬陽面。惡與怒與哀，應屬陰面。陽在外易見，陰在內不易知。如生易見，在外面。死不易知，在內面。故生屬陽，死屬陰，則

應稱一陽一陰之爲道。何以轉稱一陰一陽之謂道，此應別有義蘊，宜加闡發。

孔子言道，本屬人道。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。墨翟講及天道，故曰兼愛天志。但天生人，一視平等。而人之相視，則不能無差別相異。必求視人之父若其父，實屬難能。此可謂墨翟所講乃有道而無理。莊周則曰：「道，生天生地，神鬼神帝」。於是把此道字凌駕高出於天地鬼神之上。試問天地何由生，必有其道。苟天地可不以道生，則人類亦可從無道生，又何必來講此道字。惟生天生地之道，究屬何道，則實難言。惟雖不知其道，而必有其道，則可知。孔子曰：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知有此道，而不知此道之爲何道，此卽爲知矣。引申莊周之言，亦可謂有理而無道。

中庸則曰：「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。」始以誠字來形容此道，知此道之真實不虛，故名之曰誠。然仍不知此道之究屬何等內容，亦惟知其真實不虛而止。但卽此一發明，已較莊周之僅言一道字爲進矣。天道既誠實不虛，人道亦當誠實不虛。孔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仁道難講，然不仁之道則易講。如巧言令色，不忠不信，虛僞不實，則決非仁可知。

此一誠實不虛，今可稱之爲一存在。然存在應有一時間性，能繼續存在，乃始一眞存在。若剎那轉瞬卽歸消滅，此亦不得謂之眞存在。易繫辭曰：「繼之者善」。凡存在皆須能繼續，可繼續，此始謂之善。易繫傳又於中庸誠字外，另增一繼字，則道之涵義，又益明顯。

今以宇宙萬物言，各有存在，各有繼續。不知蒼蠅，其存在是否尙先於人類。但就蒼蠅言，其生命至今尙存，則蒼蠅之爲生，既是一誠，一繼，亦必有其善其道可知。惟蒼蠅之道則決不能卽是人之道，此則謂之理。是則人與蠅各有其道，亦各有其善。莊周齊物論，大義在此。道之中有理，卽謂其有此分別也。老子曰：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」，卽此義。惟莊老道家重在求其同之玄，而孔孟儒家則重在求其妙之門。儒道不同則在此。

孔孟儒家重在求其妙，此卽求其性。故孔子雖不言性與天道，而孟子繼之，則深言性，倡爲性善論。而易繫則曰：「繼之者善，成之者性。」是則於繼續存在中，始見性。苟非繼續存在，則復何性可言。而性之爲善，尤較孟子之言，有深一層之發明矣。

中庸言天命之謂性。人與蠅皆由天命，故有人性，蠅有蠅性。萬物莫不有性，即無生物亦然。故性則同出於天而各異，此之謂性理。濂溪易通書主在闡易，橫渠西銘主在發揮中庸，多兼道家言。程朱比較更多闡述論孟，而亦多包融道家義。換言之，孔孟多主人道言，而宋代理學家則多兼言人道天道，納人文於自然中，一體闡說，惟終以人文為主，不失孔孟先秦儒之正統耳。

若以一陰一陽言，則孔孟當儒家之陽面，而周張程朱則當儒家之陰面。象山陽明則欲挽之歸於陽，而疏失轉多。朱子謂象山偏在尊德性，而已則偏在道問學。戒其門人當取他長以補己缺。尊德性乃儒家之陽面，而道問學乃儒家之陰面。此兩語亦見中庸。其實即論語顏子所言：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之兩語，亦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朱子能由道問學而歸本於尊德性，斯亦無失孔子言道之正統所在矣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其言實始於莊老道家。道家主言有無，陽屬有，陰屬無，宇宙先無而後有，故道家言先陰後陽。孔孟儒家則主言有，不及無。周易六十四卦，先乾後坤，但六十四卦中均不言及陰陽，易大傳始言之。此已躡進了道家言，故曰「無極而太極」。必於太極前增上無極一語，此亦道家義。

孔子言仁，必兼言智。道家則似重智，不重仁。而就智之一面言，則內部爲之本者不易見，而外部之末則轉易知。如草木根柢藏於土中，枝葉生長出於地上，易見與不易知，可舉爲例。人之初生，惟嬰孩爲不易知，及其耄老，則盡可見。深言之，愛不易見，而惡易知。喜不易見，而怒易知。樂不易見，而悲易知。人之在世，一若常有惡有怒有悲，而不易見有愛與喜與樂。淺薄之智，則常如此。若告以人之一生乃愛乃喜乃樂，彼何肯認。必謂人生充滿了可惡可怒可悲，則盡信之。不內求之心，而務向外尋覓，其勢宜有此。

故道家言有無，而儒家言本末。儒家主要言人文大道，而以天地大自然爲本。稱曰天道，或言天命，其義難知，而人事得失則易見。再就人事言，一國一天下之治亂興亡易見，一家禍福亦易知，而一切以人心爲本。而人心情微，其爲一切人事之本者則難知。心顯在外，尚易知。而性之隱藏在內以爲心之本者，則又難知。喜怒哀樂愛惡欲，謂之七情，乃心之顯於外，較心易知。而愛爲惡本，喜爲怒本，樂爲哀本之精密至理，則又難知。然不得其本，則不知其末。一陰一陽之謂

道，陰爲本，陽爲末。就儒家言，其所指應如此。

孔子昌言仁道。仁，人心。仁道卽人道也。墨翟則言天志兼愛，豈不由末以返之本，而實失大本之所在。楊朱言爲我，莊周老聃繼之言無爲，其他各家繼起，有惠施公孫龍之名家言，有許行之農家言，其他益泛濫。惟孟荀堅守儒家義，又有鄉衍唱五行家言，實亦兼采道家，而鄉衍地位聲名，在當時實出孟荀之上。於是有呂不韋及西漢淮南王，皆招賓客著書，大旨不外要兼融諸家，會之一統。及董仲舒出，提倡專尊五經，罷黜百家，而學術始重歸於一。

董仲舒治學之主要歸宿在孔子春秋，而以公羊家言爲之主，亦兼採鄉衍五行家言。則仲舒之學，主要在人事上，而以天道爲之本，是亦一陰一陽之爲道之大傳統所在。司馬遷繼之，著太史公書，其言曰：「明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。」天道陰，人道陽，古則陰，今則陽，一陰一陽有其分際，有其變化。言天必注重於時，如四時是也。言時必注重於變，如天有四時之變，人事有古今之變是也。史學重人事，而主要則在此。西方人重今不重古，重人不重天。則重陽而輕陰。故西方之學易趨於極端一偏，而中國人爲學則務於大中而至正。

遠自戰國之末，中國學術思想界已大致形成了陽儒陰道的局面。卽儒家重人文爲陽，道家重自然爲陰。漢代專尊儒，然陰陽家言已兼采道家義。西漢末如揚雄，東漢末如王弼益顯。大抵處治世，人類生命應多所愛，多所喜，多所樂，而每自不覺。處亂世，人類生命每多所惡所怒所悲，而易於覺察。處治世多向外進取之機會，處亂世則多向內悔改之心情。故治世在陽面而易於轉向陰面，亂世在陰面而易轉向陽面。所以一治一亂，每循環而不息。

一死一生亦如之。其實大自然之一死一生，死所以成其生。苟非有死，則生不健全。人文界之一治一亂，亂亦所以引生激發治。人類是否能長治不亂，此層似難深論。惟中國人每以一治一亂來教導人，不以長治久安之道來誇耀人。如中國人好言夏商周三代，此卽一治一亂之相乘，此亦是天命。不能生了禹，不再有桀。有了湯，不再有紂。有了文武周公，不再有幽厲。如此則人生自有嚮往，有警戒，亦如人生不能有愛無惡，有喜樂無哀怒，則人心自有修養。人生不能有外無內，則自不專務名利，而知反之德性。有分別，卽有和合。有和合，亦卽有分別。儒家言道，乃其和合處。道家言理，則其分別處。和合則易見生與治，分別則易起死與亂。儒家多重在正面積極處，而道家則多重在反面消極處。

儒道兩家同言天命，但命亦分積極消極。儒家多言積極之命，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是也。道家則多言消極之命，如應帝王者爲渾沌，日鑿一竅，七竅開，而渾沌死是也。莊子以渾沌爲中央之帝，而儻忽爲南北之帝。中央則是一和合的，而南北則爲分別的。儻忽指時間言，分別則時間短，和合則時間長。時間空間亦必求和合，不當分別。西方人重視空間而忽視了時間。中國人則重視時間，尤在空間之上。天屬時間，地屬空間。中國人必天地連言，而一切衡量，以時間之悠長與短暫爲主要標準。南北二帝，既有分別，又時間短暫，其不應爲帝王之選可知。即此一小節寓言，而人生哲學政治哲學之甚深妙義胥盡於此矣。此亦見中國人之大智慧。

就人情言，不能有愛而無惡，不能有喜樂而無哀怒。以人羣言，不能有治而無亂。以人生言，不能有生而無死。以天地大自然言，不能有陽而無陰。貴能會通爲一，和合而觀，則於天道人道乃始有當。兩漢以下之儒學，無不兼采道家。佛法東來，凡所陳義悉屬消極陰面，與莊老道家爲近。但佛法中國化，天台禪華嚴三宗繼起，則又躡進了儒家言。宋儒理學則又反釋道而重歸之儒，但亦兼納釋道義。如濂溪易通書與太極圖說，則本之易。朱子論理氣，則顯用道家語皆是。

一陰一陽是一變，而其變則有常。常之中有變，變必歸於常。常與變和合成一體，無窮緜延，此即是道。其道則是宇宙天地大自然之道。在此道中，有變而消失者，有常而繼存者。在此變中之能繼續存在者，即是善。其變而消失不復繼續存在者，乃是惡。故凡繼續存在於此宇宙大自然中者，皆一善。由於此善之繼續存在，積而久之，習以成性。故易繫辭言，繼之者善，成之者性。孟子言性善，乃據人文之善言。易繫之言善，則據自然之善言。易繫融入道家言，出孟子後，即此語可知。

今據生物言，如蚊蠅，如鼠，凡能存在迄於今日，必有其善處。古生物之絕跡不再見於世者多矣，此皆其無善可繼也。故生物之性，於其生命，皆屬善。即無生物亦然。陰陽學家之言五行，即此義。凡異性能同存，即知其有和合處。故天地之氣曰太和。西方生物學家則言優勝劣敗，物競天擇。則試問當前人蠅並存，究是孰優孰劣，孰勝孰敗。西方人好分別，好言爭，不言和，亦徵其所見之狹矣。

如言人類，原始人不知羣居，然能羣，則能繼。合羣之成爲人性，則亦由其繼續相承而來。然則人之成性，實因長時

期經驗中得之，中國人則稱之曰化。所謂人文化成是也。變與化不同，變之爲事易見易知，而化則不易見不易知。以其由長時間之蘊蓄孕育而成也。如人懷胎十月而始生，自嬰孩至於成年，又經二十歲之長久演化而始成一人。其繼其成，亦由此可知矣。故於太和中得有萬化，皆必經長歲月而成。司馬遷言「明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即此義。惟陰其規範，陽則其所表現。此皆非深透時間觀念不可知。亦可謂時居陰，而空則其陽面。非時，則空無所成。此則中國人言和合必兼及其分別，言道則必兼有理。中國學術思想之必偏道合，亦由此。

今再就中國五倫言。如父慈子孝，言慈則父母居陰，子女乃其陽。言孝則子女居陰，而父母爲其陽。主此行爲者，乃在陰。而行爲之對象，則爲陽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之。高山即其嚮往之對象，循道而登者屬客不屬主，屬陰不屬陽。是則人之在大羣中，羣自屬一陽面，而各自之己則爲其陰。惟亦可倒轉言之，登山者屬陽，已屬陽，而山與羣俱屬陰面。一陰一陽，如言正反，如言主客，皆可互易無定指。要之，道爲主，行道者爲客。然如言孔子之道，大聖人之道，則孔子大聖爲主，而其道則客矣。如是則人可爲主，天可爲客。今可爲主，古可爲客。中國人言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其妙義不拘有如此。

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，其所學乃求爲一人。爲人有道，其道其人其主也。而爲學之己，則一客。及其己立己達，而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，則己心是一主，而外面所欲則一切盡爲客矣。如是則己爲主，羣爲客。人爲主，而天爲客。亦可謂空是主，而時則成客矣。孔子聖之時者，先須經時間修養乃成聖。及其爲聖，一切時皆環向此一心，亦即環向此一空，非主客之倒轉乎？而正反亦如此。

西方個人主義，無不欲以己爲主，而外面一切則稱爲環境。即其爲嬰孩時，父母家人皆環境中物，日長日大，環境日擴，惟我爲之主使。逮其老而衰，則環境日促日小，退而孤居老人院中。則其道無可繼矣。即一邦一國亦然。無論爲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，其外面皆其侵略對象。強盛時不可一世，然而久必衰弱，不能再振起，迄至於亡。如希臘，如羅馬，先例俱在，亦斯道之不可繼耳。此皆惟知有陽，不知有陰。不知一陰一陽之始爲道。故其道有極，終於難繼。

人生必有死，死屬陰，生屬陽。而人生之陽面，則短短百年而止。惟上有父祖，下有子孫，綿延擴大，可臻無極。故每一人之心情，每能思念上及父祖，顧慮下及子孫，其生雖限於百年，而其心情之內涵則綿延擴大，以達無窮。天下之本

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己。個我小己，乃實爲天地萬物衆生人羣一中心。此天地萬物衆生大羣，乃爲吾生一陰面。個己小我之一身，則爲生之陽面。亦惟一陰一陽之謂道，乃能如此。而孔子則正爲其代表。孔子亦此人生之陽面，而衆生大羣則其陰面。孔子能識見此大生命，以宇宙天地萬物衆生大羣爲之體。而從此體內發出光芒，斯即成其爲孔子，如是而已。孔子雖死，此光芒則依然常照耀在宇宙間，在大羣中。每一個我小己，亦各受此光芒以爲生。故此光芒實吾生之陽面，而吾之一身，則爲吾生之陰面耳。

近代國人崇慕西化，又譏我國俗爲重男輕女。則試讀古詩三百首，其中涉及女性者又何限。其在人生地位中之所占輕重分量又如何。循此下誦歷代騷賦詩詞，其中涉及女性者又何限。其所占人生地位之輕重高下又如何。更展覽史籍，上自尚書春秋左氏傳，下及全部二十五史，旁及羣書，記載女性方面之事業行爲，讚歎仰崇，留芳不朽者，較之男性比數如何，較之並世其他民族其輕重高下又如何。中國人惟知一陰一陽之爲道，女屬陰道，豈反不知重視。惟易卦，乾先於坤，俗語稱呼則曰父母，曰男女，豈即爲吾國人重男輕女之證。而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，則又陰先於陽，此又何說。

人羣必分上下。如成爲一國，必有君上與臣民。臣民在下屬陰，君在上屬陽。孟子曰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」今必稱中國傳統政治爲帝王專制，然即讀歷代帝王詔書，乃絕少見自尊自大之辭。苟有稱頌，亦稱頌其祖先，而要必以百姓福利爲主。文字俱在，縱謂其一是虛語，是浮文。然又何爲定要偽造此浮文虛語，則亦可徵人心之如此矣。

今亦可謂西方人生僅知陽，不知陰。印度人生又僅知陰，不知陽。惟中國人乃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而又陰先於陽，此誠一大分異。故西方人主男女平等，乃求女性亦效男性作同樣生活。印度人則以生老病死作平等觀，則在生命中，其死之地位大增。而印度人乃有年逾五十，卽入深山居洞中，以期死之早日來臨。惟中國人乃能於男女生死各求一合理之處置。今國人之自詬病其文化傳統，則謂中國貧弱，不如西方富強。其實以歷史論，中國富強亦超西方之上。古史且勿詳論，清代如乾隆時，豈不富強尙超西方。惟中國文化傳統向不主言富強，富強之與貧弱，豈不亦是人生之兩面。富強其陽面，而貧弱則居陰面。非此兩面，則不成一體。西方人惟求己居陽面，而以他人與隣國居陰面。今若一身，陽面則自占之，背面陰面則分屬他人，其體已失，其道又何可繼。

孔子曰：「貧而樂，富而好禮。」則貧富相安，自不互爭。孔子過衛，曰庶矣。又何加之，曰富。又何加之，曰教。實則所謂富，羣中必有貧。貧富乃比較而見。富之上，仍有富。貧之下，仍有貧。能不過分，而加以教，則教其能樂能好禮而已。豈能教其有富而無貧。今則舉世爭富，而其道亦不能繼。

人趨於爭，亂自隨之。中國人之教則曰安曰靜。一靜一動，亦一陰一陽之道也。而濂溪太極圖說，則主以靜立人極。母胎中十月，即主靜立人極也。嬰孩初生，迄於長大成人，此一段時期，爲子弟，居家中，不涉外面人事，此亦主靜立人極也。逮其老，人生將告結束，仍歸於靜，謝絕外面之人事，此又主靜立人極也。人文之道，一依自然之道。而西方人則主動不知靜。今世之幼期教育，方其爲嬰孩時，即入幼稚園，置其身於數十百人之團體中，所見多，所聞雜，其心乃無純粹寧靜之片刻。及其進入小學，同班可數十人，同校可數千人。其爲之師者，亦多達數十人。所見所聞，益多益雜，而身心活動，則亦無寧止。其心之蘊藏，則亦不純粹。至其成年入世，則亦擇利而趨。存其心者，不見有愛惡哀樂喜怒之真，而亦不見有己之存在矣。

今問人生豈能有動而無靜，有外而無內。今世人生則靜爲不得已，勞倦自能入睡，張眼惟求活動，深夜亦有電燈照明，孤悶則有電視機收音機可解寂寞。則試旁觀之其他生物，其所得於寧靜休息中者，似當較人更勝矣。故統觀凡百生物，莫不各具一性，莫不有所好所安，並亘數百千年而不變，此亦主靜立極也。獨今世之人類，其所活動，既雜且多，乃不見範圍，而亦不見其所性所好所安之所在。有動而無靜，又不見其所歸宿，則又將何道以爲繼。但今世人類中，亦尚有停止不進步，未能現代化，少活動，尙能保有所好所安，或尙能知其歸宿。而在此爭富爭強之時局中，亦早受摧殘，淪胥以盡。果當何去何從，則誠難言之矣。

要之，人生則必有兩面，故有生則必有死，有進則必有止，有成則必有敗，有樂則必有哀。而其他一面，則依然仍存於此一面中。故雖盡人有死，而生生不絕。雖停止不前，而仍能與日俱新。雖危亂多敗，而仍可繼起有待。雖悲哀深切，而樂亦自在其中。此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人能知此，則隨其時其地其事而可各知其所自處。若果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有羣，知有今而不知有古有後，則是有氣而無理，乃自絕於天道與人道，亦無可與語矣。

